

## 闹话人生

## 蜕变

■高海峰

说着说着已年近古稀。仿佛刚从梦中醒来、一切仍记忆犹新一样，童年的经历一幕幕如在眼前。我这个人爱动不爱静，喜聚不喜散，总希望亲戚朋友都在身边，现在想想，咋可能啊，各人都有一摊子事，又有各自的圈子和爱好，终是聚少离多，即使逮住机会就出去与朋友相聚，对他们来说也终是匆匆过客，梁园再好也难比在家方便，况且谁家都没挂无事牌。

工作时不止一次设想，有时间一定要出去好好转转，退休后才发现很难如愿，能说走就走的时候很少；上班时整天感觉很忙、很累、很烦，退休后才发现有事做心里还踏实些，太闲了容易让人心里没着没落；上班时总感觉头绪杂乱，退休后才发现随之而来的是减负调整、培养爱好、劳逸结合等新问题。很明显，原来熟悉的用不上了，原来引以为荣的不适应了，没想到人老了如何养老又成了全新的课题和最大的难题。

突然发现，人的一生，与其说在不断成长，不如说在不断认识；与其说在不断认识，不如说在不断蜕变；与其说在不断蜕变，不如说在不断定位；与其说在不断定位，不如说在不断完成自我拯救。当然，这一过程非常漫长、非常脆弱、非常痛苦、非常危险，如蛹化蝶、蛇蜕皮、爬蚱脱壳，但不愿承受就只能坐等死亡。

突然发现，太多的尴尬、挫折、不幸，都是因为不知己、不知人、不知环境，都是因为高估或低估自己、越位或错位造成的，用一句老话说：都是放错了定盘星。

比如，到了童年，孩提时对父母的百般依赖要渐渐蜕变；步入青年，童年时的青涩懵懂要一点点蜕变；人到中年，年轻时的冲动盲目要一层层蜕变；年过花甲，中年时的只顾一时嘴快而忘了他人感受要痛下决心蜕变。还有卫生意识、防范意识不强，怕见生人，熟

不拘礼，不重仪表，做事缺乏韧劲，爱买便宜东西，对自己太苛刻，对初接触者过分热心，退休后喜欢对新人评头论足，因为少了约束迷恋牌桌酒桌、任性忘情等问题，都要有意识克制，及早完成蜕变。

比如，当学生要好奇虚心，当下级要尽心尽责，当领导要具备超前意识，当儿女要学会孝顺，当父母要力争做楷模，当爷奶奶要包容……这需要过程、需要适应，更需要随时蜕变。在什么山上要唱好什么歌，除此还要有养护、兼顾山上的一花一草，还要有意识地把这一切变成资源财富，变成衡量、校正、砥砺自己的参照。

由此想到一件事，让我后悔莫及。有一次，我在学校参加集体评卷，合分时发现不止一个学生的总分超过满分。查来查去，才发现是有人没标明小分与大分的区别。我随口说：“真不专业！”停了一会儿又说：“谁这么不专业，咋不区分一下呢！”一位年过半百的同事忽地站了起来，瞪着眼，颤声高叫：“你高海峰好！你……你……”

过了一段儿时间，老校长特意对我说：“海峰呀，同事找你问问题，你是说‘这还不简单吗’，然后一二三四说得头头是道，还是说‘这题我需要考虑考虑再回答你’，或者说‘这需要回去查查’，然后装着去查转一圈再给他说呢？无心伤人而伤人，伤人又伤己，对不？”

真是智慧长者！他分明是在变着法儿开导我，又在给我面子啊。

所以，与其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，不如说要蜕变到老。除了底线、原则，其他太多、太杂、太累的，都要痛下决心减、减、减；凡是不对头、不适应的都要干净彻底变、变、变。变成啥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能抱残守缺，不能甘当坐井观天的癞蛤蟆，或背着房车游世界的蜗牛。

## 乡土人情

## 芝麻飘香

■俞传美

周末和学生一起回家，我们从校园出发，沿途是芝麻丰收的景象。

我们猜谜语，“一根葱，直到梢，层层花儿节节高，人人说我有福气，老来还用棒槌敲”，孩子们在车厢里叽叽喳喳，有的说是玉米，有的说是丝瓜，有的说是豆角。一个孩子看着窗外，问：“老师，你看看，是地里的芝麻吗？”我笑着点点头。

我的家乡李寨东薛村，位于项城西南部，气候冷暖适中，兼有南北之长，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，非常适宜种植白芝麻，李寨境内常年种植白芝麻两万亩以上。这里产出的芝麻，色泽白润、颗粒饱满，出油率高、香味纯正。

车辆行至东薛村，见收割机正在收芝麻，我和孩子们一起下车，跑到芝麻地里看热闹。机器的隆隆声、孩子的呼喊声、农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。有孩子用小手捏一撮白芝麻放进嘴里，眯着眼睛品尝：“哇！好香好香啊！”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和婆婆一起用镰刀收割芝麻。成熟的芝麻叶片脱落，就剩下芝麻秆和芝麻蒴子。婆婆弯腰先割了一片芝麻，腾出一块空地，铺上布单子，裂开口的芝麻放在布单子上敲几下，芝麻籽便在单子上跳起舞来。婆婆把芝麻收集起来，给我做麻叶，给我烙焦馍，吃起来很香。

芝麻的生长过程犹如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。

麦季过去，婆婆瞅准时机，在雨后撒播下芝麻种子，种子在阳光、雨露的滋润下，破土而出拥挤起来。我和婆婆蹲在地上拔苗，确保株距、行距适中。一个星期后田里一片生机，在蔚蓝的天空下，村北是一望无际绿油油的芝麻苗。我站在地头看啊看，像看一群儿女，

像看一群学生。芝麻开花时如美丽的少女，绿色上衣白色头花，一层又一层，花瓣柔嫩，宛若小小玉盘，散发一股淡淡的清香，生动了整个村庄。

芝麻即将脱去绿色外衣时，婆婆带着我打芝麻叶，嫩绿肥大的叶子，饱含天地灵气。婆婆将芝麻叶放在锅里焯十分钟，捞出使劲揉搓，再用井水淘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用香油、盐、辣酱腌制，放在锅里与细面条一起煮，出锅前再放一点面糊，一锅芝麻叶面条满屋飘香。午饭后，婆婆开始发面，将芝麻叶和南瓜、胡萝卜一起剁碎，加肉末包包子，吃得我满嘴冒油。吃不完的芝麻叶可晒干储藏。

芝麻成熟了，象形文字般的芝麻蒴子张嘴了。我双手托着芝麻蒴子，将芝麻倒进嘴里，真香啊！婆婆说：“传美，榨点香油，等你爸爸来看你时，让他带回老家吃。”我含泪点头。

白芝麻有“百谷之冠”的美誉。芝麻叶豆面条是周口人喜爱的美食，沾满芝麻的焦馍可当作礼品送给亲人。有客人时，婆婆会在热面条里放几滴小磨香油，香味浓郁；凉拌猪头肉里放点芝麻油，更有味儿；一碗胡辣汤，滴上几滴小磨香油，能香到人的骨子里。

李寨集炕烧饼的大哥像个魔术师，有喜剧演员一样的笑容，他的吊脚篱笆灶膛很高很高。他使用魔法一般，双手飞扬，往烧饼上撒满芝麻。吊炉烧饼沾上厚厚的白芝麻，外焦里嫩，烧饼夹牛肉，吃也吃不够。他还会做芝麻糖，嚼一颗唇齿生香，让我想起“小磨不知梦深处，香名美誉贡王侯”的诗句。

当农耕文明的馨香与芝麻的沁香融合，人们的日子如芝麻开花一般节节高。



## 心窗片羽

## 老年书

■北地

过了今天，黑夜会越来越长  
你笑了，笑我是一瓶过期的牛奶  
我笑了，笑你是一撮残剩的茶叶

盯着盯着，树上再没有一片叶子  
看看看着，男和女开始重叠

过了今天，日子会小成一粒药丸  
你笑了，说我是你的山水  
我笑了，说你是我的码头

门前枝条的枯荣  
我说了不算  
但它不低头  
就不会有弯曲的倒影



## 人与自然

## 念念北秋

■王鸣鹤

北方的秋天来得干脆，仿佛一夜之间，风就染了凉意，叶子也着了金黄。天空陡然高远，蓝得澄澈透亮，薄薄的云像被撕开的棉絮，疏疏落落地浮在天上。街边的银杏最知秋意，金黄的叶片在风里簌簌摇动，偶尔落下一两片，打着旋儿，像远方寄来的信笺，轻轻栖落在行人肩头。

这北方的秋，从不拖泥带水，它没有江南秋雨那般淅沥缠绵，也不像岭南那样，秋天和夏天拉扯不清，它一来，夏天就匆匆退场了，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。风掠过，杨树的叶子哗啦啦地落，槐树的枝条渐渐裸露，只剩下几片倔强的黄叶孤悬枝头，像不肯解甲的老兵。

秋天的阳光很好，却不再烫人，光线像温吞的水，漫过周身，不冷不热。老人们坐在墙根下晒太阳，眯着眼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话比夏天少了，但更耐听。孩子们放学回来，步履所及，咔嚓作响，偶尔弯腰捡一片最红的枫叶，夹进课本，算是给这个秋天留下的记号。

菜市场里，秋天的味道更浓。新挖的红薯堆成小山，还带着泥土气息；柿子摆得整整齐齐，橙红透亮，像一盏盏点起的灯笼；大白菜开始盈市，青帮白叶，水润饱满，预示着冬天不远了。卖糖炒栗子的摊子支起来了，铁锅里黑砂翻滚，栗子裂开小口，甜香顺着风飘进街巷，勾得行人忍不住停下脚步称上半斤，边走边剥。迎面熟人说了一句“一场秋雨一场凉”，秋天就这样被感叹进心里。

北方的秋天短，短得像一声叹息。还没等你看够红叶的烂漫，北风就越来越粗硬，空气也干燥起来。晨昏露水凝作薄霜。某天早晨推开门，忽见地上白了一层，那不是雪，是秋临走前留下的霜信。这时候才惊觉，秋天已经接近尾声，冬天静候门外，随时准备接掌天地。

但秋天终究是留了点什么。比如檐下悬挂晒干的玉米棒子，灿灿如金；比如腌好的雪里蕻，码在坛子里，静待冬天佐粥；比如某日翻书，忽见一枚枯叶跌落，刹那间，某个阳光很好的下午，与那时拂过枝头的风，皆翩然而来。

秋天的退场在我心中是悲壮的，焦黄的落叶慢慢融进泥土，像不屈勇士的残躯；冰水覆盖路面的坑洼，如将辉煌过往默默封存。当这些场景交织，我便想起郁达夫那句：“秋天，这北国的秋天，若留得住的话，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，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。”

这就是北方的秋天，来得利落，走得干脆。它不言不语，却叫人年年等、年年念。